



2026年电影春节档: 合家欢之外的多元勃发

◆ 卜翌

近一远,一武一文,在同一档期形成了奇妙的映衬。

与其说《镖人》是一部武侠电影,倒不如称其复刻了古早的武打片。在特效技术可以合成一切的时代,《镖人》反其道而行之,选择了“重回肉身”。

《镖人》作为硬派武侠的代表,其画风凌厉、肃杀,呈现出久违的硬度。影片贯彻了袁和平一贯的动作片理念,他强调动作设计服务于角色,打斗动作讲究线条、重心和力道,让观众在感受速度与冲击的同时,理解人物的性格与冲突。“见招拆招”的传统功夫美学,让观众重新体会到动作电影本身的节奏魅力。

最令人惊喜的,莫过于几代打星的同台亮相。以李连杰为代表的老牌功夫明星,本身就带有时代象征意义。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角色,而是一段华语动作电影的历史。中生代打星譬如吴京、张晋,展现出更强烈的爆发力与体能优势。年轻演员此沙、于适、陈丽君等的动作幅度更大,节奏更快,呈现出当代动作设计的冲击感。

影片通过编排让不同风格的身体语言彼此碰撞。老一代的沉稳与年轻一代的锋芒,在对打中形成层次。从市场层面看,《镖人》吸引的是动作片爱好者与对功夫电影有情怀的观众。久违了的拳拳到肉,硬桥硬马,对抗时的力量反馈,都具有可触的质感。正因如此,即便剧情逻辑存在松散之处,观众依然能够被动作场面牢牢吸引,在大银幕上重新感受到功夫电影的魅力。

如果说《镖人》以身体为媒介,回归肉身的力量与近身搏击的真实对

抗,那么《星河入梦》关注的则是意识的边界与思维的延展。一部立足身体,一部直指头脑,两者一实一虚,一近一远。

电影把故事放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——“良梦”系统,是对当下算法推荐、虚拟现实的终极隐喻。当AI可以通过大数据精准投喂灵魂最深处的渴望,甚至能为你构建一个完美无瑕的虚拟人生时,人类是否还愿意回到那个充满残缺、病痛与死亡的现实世界?

影片中不少震撼画面——空间纵深与光影层次,不仅是视觉奇观,更是对“真实”定义的解构。人工智能已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,人们在便利与不安之间反复权衡。《星河入梦》将这一现实情境纳入叙事框架,提出关于意识、情感与主体性的疑问,深度探讨了硅基生命与碳基生命的本质差异。

国产科幻近年来逐渐积累经验,从单纯展示宏大场面,过渡到关注人与技术的关系。《星河入梦》仍有表达上的生涩,但在人工智能迅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,格外贴近现世情绪,观众在对奇幻瑰丽场景目眩神迷之际,也被引向对意识与真实的探问。

当《镖人》的大漠狂沙落幕,留下的,是关于真实身体最原始、最诚实的记忆。而当《星河入梦》的星辰流转,创作者用想象力勾勒出的,则是关于头脑与意识的深邃边界,令人在算法包围中,重新审视灵魂的质地与存在的真意。

从身体到头脑,从感官震撼到理性自省,让今年的春节档在动作与意识之间,建立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支点。



新春伊始,万物向阳,奋进的气息漫溢,年代剧恰逢其时成为荧幕焦点。最近,央视接连用《好好的时光》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《岁月有情时》等几部年代剧让观众在回望岁月中看见生活本真、汲取前行力量。当观众沉溺在短剧的穿越中过着毫不费力的人生时,这三部剧,抛开流量加持与狗血冲突,没有悬浮的逆袭与空想的美好,只还原时代里普通人的奋斗与闪光、挣扎与迷茫,让我们看见,真正的岁月从无一帆风顺,却因坚守与热忱,始终向阳而生。

先来看看这部《好好的时光》,它以20世纪70年代末西南小城为背景,以“重组家庭”为独特切口,讲述了国营机械厂八级钳工庄先进(田雨饰)与歌舞团单身母亲苏小曼(梅婷饰),带着各自的孩子组成七口之家后的磨合与相守。这家人从第一顿团圆饭的南北饺子大战,到子女因户口本上的陌生人产生敌意……重组家庭的矛盾被刻画得淋漓尽致,却从未沉溺于撕裂感。苏小曼被继子打翻汤后默默熬粥,庄先进为继女修好旧布鞋并暖心留字,这些细腻的情节,道出亲情不仅仅只是血缘羁绊。剧中没有完美人设,孩子们街头打闹,大人们藏着小委屈,筒子楼邻里分一碗饺子、传一个偏方的温情,勾勒出那个时代独有的社群生态。剧组实景拍摄的斑驳红砖墙、搪瓷盆、粮票等时代符号,让剧作满是烟火质感,而轻喜的叙事底色,更让观众看见普通人以幽默对抗生活苦涩,用真心将陌生人炼成至亲的勇气。

同样聚焦20世纪70年代末的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,剧中,制帽厂女工费霓(孙千饰)为改善生活与救人致残的方穆扬(陈飞宇饰)假结婚分房,二人在共同生活中逐渐产生真挚感情,最终费霓圆梦大学,方穆扬实现画家理想。剧中,男主舍己救人失忆后,女主为争取大学名额主动照料,两人在剪指甲、做拼接衬衣等质朴日常中再度心动。青梅竹马的过往、相亲的趣味,都落在物资匮乏年代的真实生活里。该剧没有刻意的苦难渲染,这份相互付出的亲情,消解了年代题材的沉重感。剧中的群像皆向阳而生,费霓为上大学奋力拼搏,方穆扬失忆后依旧赤诚,方穆扬的姐姐方穆静(郭晓婷饰)对数学研究执着坚守……每个人都是时代里饱满的个体。作品借这些人物的成长与抉择,让纯粹的爱情成为岁月的人性光辉,也让观众看见那个年代里,人们为生活、为梦想奋力向前的模样。

《岁月有情时》将镜头对准20世纪90年代东北铁西城的红星机械厂,描摹出国营大厂背景下,厂矿子弟的成长、离别与坚守。孤儿张小满(黄景瑜饰)幼年丧母、父亲离家,在厂区邻里的百家照顾下长大,与厂长女儿严晓丹(关晓彤饰)、学霸夏雷(王天辰饰)组成“铁西城小分队”。少年时的他们为朋友打抱不平、为公平正义执言,热血纯粹的青春模样跃然荧幕。剧中将工厂改制、下岗潮等时代话题融入琐碎日常,没有直接渲染苦难,反而聚焦于邻里温暖互助、父辈对工厂的执着坚守,让观众看见那个时代的人们,拼命抓住彼此的温情。

这三部年代剧,勾勒出相同的人间烟火。它们还原了岁月最真实的模样:有奋斗的热血,有相守的温暖,也有面对命运的挣扎、身处变革的迷茫。也让我们懂得,那些好好的时光,从来都是普通人用真心与坚守熬出来的温暖。

年代剧,在回望岁月中看见生活本真

◆ 吴翔

《夜王》:把“活下去”拍成一种尊严

◆ 刘耿

电影《夜王》,先承认夜场是一种真实的劳动场——哪怕灰色、哪怕不体面,也仍有人在里面讨生活、守规矩、讲义气。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很少被认真承认的东西:在不光亮的地方,人也照样会活出自己的伦理。

《夜王》的故事放在2012年的香港尖东。老牌夜总会经理“欢哥”(黄子华饰)苦撑场面,夜总会前妻V姐(郑秀文饰)所属集团收购;两人从私人关系的废墟里,被迫重组为一对“工作同盟”,在资本、业绩与背叛之间打一场存亡之战。这不只是“旧情人再相逢”的喜剧外壳。主创在访谈里把它直接说成“幸存者”的生存故事——夜总会时代结束后,人要找活路,要继续“混一口饭吃”。

这层“求存”意识,是《夜王》最值得认真对待的底色。妈咪、小姐、经理、常客、保安……他们当然站在社会光谱的灰区,但灰不意味着无情。电影反复把我们带进后台与边角:有人替同事顶雷,有人给对方留台阶,有人在狼狈时仍把最后一点体面让出去。这样的关系并不高尚,却极其可信——它不是“洗白”,而是一种对现实的诚实;当一个行业被“现代化”改造碾压时,最先瓦



解的从来不是灯光,而是人的立足点。这种对“生存”的呈现,使吴炜伦的《夜王》与是枝裕和的《小偷家族》成为一道同题作文。《小偷家族》里,那些没有血缘的人,在东京逼仄的屋檐下结成“家庭”,靠微薄收入与小偷小摸撑起日常;电影把“偷”拍成一套生存技术,不急着重判,而是让观众看见“活着的成本”,并追问“何以成家”。

两部影片都在写“不体面的人如何保持体面”:在小共同体里自我生产。《小偷家族》用手势、分工与默契把“偷”制度化,偷不再只是犯罪冲动,而是维系共同体的操作系统。《夜王》同样把灰区劳动“组织化”:夜场的规矩、站位、话术、互相照应,构成一种内部伦理——它不需要向外界申辩“我们很干净”,它只需要在内部维持“我们彼此不

抗”。当你把这层内部伦理看清,影片里那些人物有情有义的瞬间就不再是煽情点缀,而是求存逻辑的一部分:在随时可能被抛下的行业里,义气是一种风险对冲。

夜场的人并不高洁,但其间的互助与反扑具有情感感染力;当体面变成奢侈品,人只能把体面拆成小份,互相递过去。

不同的是,《小偷家族》是向内的、悲凉的,它带着日本文化里沉重的“物哀”:共同体终将被不可抗拒的体制机器拆散,电影留下的是一声叹息与一缕余温。《夜王》则是向外的、韧性十足的:它包裹在港式贺岁喜剧的喧闹里,底色里流淌着“企硬”的草根精神——即使面对资本的降维打击,也要用尽市井智慧赢回一局,把“活下去”拍成一种可被大声说出的尊严。

很少人的人生经得起推敲,能在狼狽的泥潭里彼此搀扶着活下去,就好。



扫一扫
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